

京 劇

水 上 緣

陳鳳鯤編劇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前 記

本劇的写作系取材于醒世恒言“吳衙內鄰舟赴約”的一章。我国戏曲的一个特点，是故事性强，情节曲折别致，本剧的素材也不例外。故事是这样开始的：吳賀兩家，携眷赴任履新，取的都是水路，一家順流而下，一家溯江而上，行到江州地面，因風停船潯陽江口。可巧兩家又是同年，又都在升官的兴头上，相遇之下自然格外亲熱。吳家一男名吳彥，賀家一女名秀娥，年齡相若，且都未婚配，二人一見，各怀爱慕之情。双方家長原也有結亲的意念，只是秀娥的母亲金氏，爱女心切，不願远嫁，因此婚事未成，事为秀娥聞知，窃怀怨艾。風势愈来愈大，船只顛簸不穩，秀娥乘机献計將兩家船只并攏一起，因此男女双方又多一見面机会。二人先以目成，繼以心許，終至于夜靜更深之际，吳彥大胆潛过女舟，暢叙衷曲，不料就在这时，風勢轉順，吳家解纜开船，揚帆而去，比及吳彥發覺，惶急中別無良策，只有暫藏女艙，潛匿床下，女則詐

病閉艙不出。女母尚以其為真病，後始覺察，但因愛女心切，更怕有傷體面，只好將錯就錯，割愛將女同吳彥送至吳父任所。先是吳家中途失子，意其必已失足落水，抵揚州府衙，正在發喪，其子突偕婦生還，於是靈堂就立刻變為喜堂了。

故事從矛盾的展開到矛盾的統一，始終抓住一個關鍵，便是秀娥的父母都過分寵愛女兒，舍不得和她離開，她的婚事未諧，就是這個原故，而不是不滿吳彥這個人，後見生米煮成熟飯，又見吳家是現任的揚州大尹，比自己官高勢大，所以達到了喜劇的結束。這個故事頌揚了封建時代的青年男女，在追求婚姻自主上的大膽行為，諷刺了衛道者們的軟弱與可笑。現在把它改成戲劇，在穿插和結構上，都作了必要的增刪。作者是以喜劇的方式結合京劇的傳統風格來處理這個戲的，在某些地方雖頗多諷刺，但比較委婉。希望劇團在排演過程中，對某些具體形象要注意“諷而不虐”。此外，並望多提意見，以期作進一步的修改。

作者 1957.5.26, 深夜於西安

水 上 緣

〔京 劇〕

人物：吳度(正生。韻白) 秀娥(花旦。京白)
林氏(旦。韻白) 紅梅(旦。京白)
吳彥(小生。韻白) 船家甲
舟夫(丑。京白) 船家乙
院公 太医(丑。京白)
丫鬟 車夫
賀福(丑。京白) 轎夫
賀章(生。韻白) 祿賓
金氏(彩旦。京白) 行人

第一場 登 舟

人物：吳度、林氏、吳彥、院公、車夫、舟夫甲、乙。

〔吳度上〕

吳 度：(念引子)宦海任浮沉，名利事，云出無心。
(念詩)一官輕似叶，

富貴薄如烟，
莫因重裘暖，
忘却子民寒。

老夫吳度，乃汴京人氏，進士出身，大宋神宗駕前為臣，官授長沙通判。夫人林氏，所生一子，今年一十九歲，文才過人，只是生有異秉，肚腸忒大，日食斗米。有道是食多促命，不免令人憂慮，這且不提。昨日有部文到來，升我為揚州府尹，不免與夫人兒子一同赴任。來！（院公暗上）請夫人公子！

院 公：有請夫人公子。

〔吳彥、林夫人上〕

林 氏：夫榮子亦孝，

吳 彥：斗米詩百篇。

林 氏：噯，斗酒詩百篇。

吳 彥：孩兒日食斗米，不飲滴酒，還是斗米詩百篇。

林 氏：好好好，有那詩百篇就好，管他斗米斗酒。（同入）老爺！

吳 彥：爹爹。

吳 度：夫人請坐，兒啊，你也坐下。

林 氏：有何商議？

吳 度：部文命即刻上任，可曾打点妥当？

吳 彥：俱已打点齐备。

吳 度：車輛走上。

〔院公照白〕

〔車上。乘車圓場，下車登舟〕

舟 夫：船往那道而發？

吳 度：望揚州而發。

舟 夫：順風順水開船了。

〔水聲。同下〕

第二場 巧 遇

人物：賀章、金氏、秀娥、紅梅、船家甲、乙、吳彥、吳度、舟夫甲。

〔賀章、金氏、秀娥、紅梅、院子、二船家乘舟上〕

賀 章：（唱）連夜風送錢塘水，

秀 娥：（唱）一片江云日色微。

金 氏：啊呀老爺，你看天邊的烏云，活像金鑲銀櫂一樣，可算是奇景啊！

船家乙：啓稟大人，天边齐头云起，定有風暴，咱的船再不能前进啦。

賀 章：你看这滿江船只，俱都是風滿帆圓，正好趲路。

船家乙：大人，您不知道水面上的講究，說不能走就不能走，青龍背上滑溜溜的，可不是鬧玩的呀！

秀 娥：你看滿江船只都撒了篷索啦，爹爹，我們也落篷吧。

金 氏：阿彌陀佛，迟早那爭這一會，落篷就落篷吧！

賀 章：我也不管，夫人作主。

金 氏：前面甚么地方？

船家乙：江州地面，潯陽江口。

金 氏：船靠江口。

船家乙：靠岸了。（效果）風變啦！（手忙腳亂地落篷。效果。全船動蕩）

〔金氏合掌誦佛，同秀娥，紅梅下〕

船家乙：喂！前邊的大船，小心，撞啦，撞啦！（效果）

〔秀娥上。下場門吳度同子吳彥上。秀娥，吳彥對視介，秀娥羞下。船家急以篙点开，落錨下〕

吳 度：原来是賀年兄！

賀 章：原来是吳年兄！

吳 度：恭喜年兄，聞知你升任荊州司戶，敢莫是前去上任？

賀 章：正是，恭喜年兄，聞知你部任揚州大尹，可是有的？

吳 度：有的。兒啊，見過你家賀年伯。
吳 彥：參見賀年伯。
賀 章：莫非就是吳彥世兄？
吳 彥：小侄便是。
賀 章：久聞你作得好詩文，今年多大年歲？
吳 彥：一十九歲。
賀 章：定非池中之物。
吳 度：年兄夸奖。
賀 章：少時過舟拜見嫂夫人。
吳 度：豈敢，當治酒相邀，屈尊一叙。
賀 章：（同）正是，風阻潯陽江上客，（拱手分下）
吳 彥：天留月殿意中人。（笑，掩口環顧，笑下）

第三場 選 婚

人物：賀章、金氏、秀娥、紅梅。

〔賀章、金氏同上〕

金 氏：（唱）人不留客天留客，
賀 章：（唱）夜宿江灘夢魂寒。
金 氏：（唱）灣船且等風勢轉，
賀 章：（唱）無心得遇美良緣。
金 氏：我說老爺，你自吳家官船回來之後，滿心
歡喜，有甚么可喜的事情么？
賀 章：夫人那里知道，下官昨日拜會那吳府尹，

只見吳公子人才出眾，叙起家常，方知他今年一十九歲，（秀娥暗上竊聽）與你我女兒秀娥正堪匹配，（秀娥喜形于色）吳年兄曾當面向我求親。

金 氏：你答應了沒有？

賀 章：本當應允，只是未與夫人商議。

金 氏：其實哪，咱們與吳家乃是通家之好，求親倒沒甚么，不過只有一件——

賀 章：那一件？

金 氏：常言道媳婦是掃地的筭，女兒是痒痒撓，中用是掃地筭，如意還是痒痒撓，誰也不如女兒貼心兒。咱們老兩口子，就這們一個閨女，吳老爺去揚州居官，咱們在荊州為官，女兒過了門，天涯海角，你我有個天災病業的，神仙一把抓，也抓不到跟前。我看還是過幾年再說。

賀 章：我也不管，夫人作主。

金 氏：太早啦。

〔秀娥頓足，船板砰然有聲〕

賀 章：艙外何人？

〔秀娥急避，回身正遇紅梅打茶上，二人撞個满怀，杯落地有聲，秀娥搖手急示意下，紅梅拾起茶具〕

紅 梅：是我。

金 氏：蠢丫頭，你在外面作甚麼？

紅 梅：給夫人打茶，腳底下一滑，茶杯打啦！

金 氏：（同）蠢丫頭！記打！（同下）

紅 梅：（撇嘴，咕嚕）我招誰惹誰來着？（下）

第四場 投 佩

人物：吳彥、秀娥、舟夫甲。

〔吳彥上〕

吳 彥：（唱“南梆子”）

昨日里船舶在潯陽江口，
賀家女在鄰舟美妙風流，
似洛神迎笑鬢凌波行走，
轉身去若驚鴻意帶含羞，
暗祝告狂風兒好心幫湊，
如花面結知音我病也甘休。

我这里站船舷耐心等候，（雅笛）

看兩船相隔，五步之遙，只是天涯咫尺，
怎得亲近也！

（接唱）不覺得月兒升柳樹梢頭。

〔秀娥上〕

秀 娥：（唱“南梆子”倒板）

悶懨懨卷船帘黃昏后（見吳彥驚喜）

吳 彥：（接唱）見小姐情悠悠俊眼凝眸。

呀！那不是小姐！本应远远搭話，只是惊动旁人，大大不便，这这这有了，我不免打个哏謎，她若有心，定会我意。啊好風啊，好風啊，若不是在此灣船，怎得在这潯陽江口，賞这样的好月色呀！

秀 娥：（会意，吟詩）

东流此去不回轉，
人生几見月輪圓……

吳 彥：呀！妙啊，好風啊，好風啊！（与秀娥对視）

〔老舟夫聞声上〕

舟夫甲：嚟，公子，这風不住，我們什么时候到揚州啊！

吳 彥：好風啊，好風啊，你看这好月色，就住上一年也还使得。

舟夫甲：公子，月色昏沉，那有甚么好月色，昨日停船的时节，你还怕誤了行程，怎么……
（見小姐）

吳 彥：休要多講。

舟夫甲：（会意）唔！好風啊，好風啊……（溜下）

吳 彥：眞正的老厭物。且住，有此机会，眞乃千金一刻，我不免將我玉佩，系在汗巾之上，抛了过去，看她如何对我！

(唱)我这里解玉佩把同心結就，(作拋狀，落在艙边)

(秀娥嬌羞，故意不拾起，吳彥打手勢，秀娥佯作不睬，紅梅徐徐扶上)

紅 梅：小姐。

(吳彥見有人來，慮其見着玉佩，又惊又窘)

秀 娥：紅梅，快到前艙取我那杯子來用！

(紅梅止步應聲下，秀娥一笑將玉佩拾起)

吳 彥：呀！

(接唱)恰便似小鹿兒撞在心头。(雅笛，作手勢索答)

秀 娥：呀！

(唱“流水”)

他那里表同心痴情眷眷，

我这廂轉柔腸脉脉無言。

陪笑臉裏金釵傳書遞簡，

証清風誓流水妾意綿綿。

羞怯怯結鴛盟把香巾抵換，

(扫头，搥巾向东晃，吳彥向东，向西晃，吳彥向西，最后向中一拋，吳彥接到手里。舟夫上。吳彥一搖，扑通落水，秀娥情急欲呼，旋掩口不敢出声，舟夫急以篙救吳彥上，秀娥恐被識破，抽身下)

舟夫甲：我的公子爷，您这回可喝饱了吧？

吳 彥：嚶，不敢多喝！

舟夫甲：不敢多喝，那还由得你，公子，您好好的怎么会掉下去了呢？

吳 彥：这这……唔，适才有一尾金色鯉魚，在此戏水，我一看嘛，便失足落江了啊！

舟夫甲：唔，是这們回子事，我当是讓風吹下去的哪！

吳 彥：那里有这样大的風啊！

舟夫甲：才听您好風好風的說來着，快換衣裳去吧！

吳 彥：給我滾下去！

舟夫甲：公子可老实点，江边虽然水淺，也不是鬧着玩的。（下）

吳 彥：（視手中鉢在，笑）哈哈……（風吹濕衣打战）哎呀呀……（擲水，抱肩下）

第五場 井 舟

人物：金氏、紅梅、秀娥、船家乙、吳彥、舟夫甲、吳度。

〔金氏上〕

金 氏：（唱）江風連日吹不定，
波濤滾滾悶煞人。

（坐白）紅梅！

〔紅梅上〕

金 氏：請小姐。

紅 梅：有請小姐。

秀 娥：（唱）悶悠悠出艙來天旋地轉，

紅 梅：老夫人請您。

秀 娥：（接唱）這般時呼喚我所為那般？（入艙見金夫人）

媽！

金 氏：孩子，你看這船一搖一晃的，媽媽我跟你爹遊宦多年，從來不懂甚么叫暈車暈船，到如今也覺着吃點東西直往上撞，我見你這兩天也懶洋洋的，是不是也覺着不自在呀？

秀 娥：媽呀，我倒還好，就是一天到晚沒精打采，吃飯少滋沒味的。

金 氏：喲，傻孩子！那就是暈船哪。你爹上岸去啦，我想等你爹回來，咱們讓船家另靠一個地方，也許比這穩些。

秀 娥：哎喲！那可不好！

金 氏：為甚么？

秀 娥：這……（急改口）我想這風還能刮多久，少不得風一停就開船，何必又麻煩船家干甚么？

金 氏：雖是那麼說，這風要不住呢？

秀 娥：(思索)媽呀，我倒有個主意在此。

金 氏：甚么主意呀？

秀 娥：媽呀，您可曉得三國龐統先生的連環計么？

金 氏：咳！這孩子，也跟你爹一樣，怎么也跟我咬文嚼字的呀？

秀 娥：媽呀，女兒不敢，我是說把咱的官船和吳家的官船連在一塊，那家和我爹爹都是老同年，也沒甚么，咱們兩家的船不就都穩當了嗎？

金 氏：噯！孩子！你真會想法兒，咱們說辦就辦，紅梅呀！

紅 梅：老夫人。

金 氏：你告訴船家把咱們的船和吳家的船，用繩子纜在一起。

紅 梅：是。

金 氏：這就好啦！

(唱)從此不怕風浪險，

秀 娥：(接唱)千里姻緣一綫牽。

金 氏：孩子，你說甚么？

秀 娥：媽呀！我說江里官船一纜牽。

金 氏：對，真是好主意。(同下)

紅 梅：船家！

〔船家應聲上〕

船家乙：姑娘講說甚么？

紅梅：老夫人有命，叫把咱的船靠在吳家船一起，用繩纜好。（下）

船家乙：是！起錨啦，喂——

〔吳彥急上〕

吳彥：啊？風未住、浪未平，賀家的船開不得呀！天哪，船一開走，我万事全休，这这这……

〔舟夫看天暗上〕

舟夫甲：公子爷，这回你可站稳了。

船家乙：喂，吳家官船掌舵，我們的船傍过去啦！

（撐篙）

吳彥：艄公，他在和你講話呀！

舟夫甲：（打岔）啊？

吳彥：哎呀呀，他在和你講話呀！

〔賀船家再說〕

船家乙：喂——

吳彥：他講說甚么，他講說甚么？

舟夫甲：公子爷，他們的船和咱的船傍在一起，使得嗎？

吳彥：哎呀呀，这是怎样講話。使得的，使得的，快快准备了，这才是正理呀！

〔船家拋繩纜後，分下〕

吳 彥：咦！妙啊！

（唱）結芳鄰不由我心花怒放，
尋好夢傳詩箋我暗度陳倉。

好風啊，好風啊！

〔吳府尹頁手暗上〕

吳 度：你與那個講話呀？

吳 彥：啊……是孩兒見這江風似霧，江浪如銀，
想起一輩古人來了。

吳 度：那位古人？

吳 彥：便是那乘長風破萬里浪的宗慤，今日見
景生情，愈覺得其人可敬啊！

吳 度：可敬便怎樣？

吳 彥：兒欲吟詩一首，正獨自推敲。

吳 度：念來為父聽上一聽。

吳 彥：啊……還未曾作好。

吳 度：江風襲人，回艙來吧。（下）

吳 彥：兒遵命。（彈汗，下）

第六場 失 舟

人物：吳彥、秀娥。

〔秀娥上〕

秀 娥：（唱“原板”）

今日里施巧計兩船并攏，